

（误）解伊斯兰国

〔美〕弗林特·莱弗里特 〔美〕希拉里·莱弗里特

内容提要：尽管伊斯兰国以高度宗教性的术语来界定自己，但我们首先应该将它理解为许多穆斯林对美国军事干涉中东的回应的一种表达，还需要把伊斯兰国理解为许多穆斯林对在他们看来为非法的地方政府的回应的一种表达。因此，要理解伊斯兰国，就必须理解美国的中东政策如何动员和促成了这场运动。同时，还有必要了解沙特阿拉伯在鼓励和协助中东各地圣战武装分子（包括伊斯兰国）的暴力行动方面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如何区别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异同也极为重要。

关键词：伊斯兰国 萨拉菲 吉哈德 基地组织 哈里发国 美国中东政策 沙特

伊斯兰国的戏剧性的崛起——以其2014年6月占领伊拉克城市摩苏尔为标志——引发了西方大量的评论，这些评论过分简单地把一切归咎于伊斯兰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与这类诊断相联系的，往往是穆斯林需要“改革”自己以应对“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宣告。这类评论以相对原始，甚至沙文主义的形式出现，比如新保守主义对奥巴马政府在其2015年2月

〔美〕弗林特·莱弗里特 (Flynt Leverett)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美〕希拉里·莱弗里特 (Hilary Mann Leverett) 美国乔治敦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访问学者。二位教授同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访问学者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共同撰写《德黑兰：为什么美国必须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Going to Tehran: Why America Must Accep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Picador; Reprint edition, 2013) 一书。

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上拒绝提及“伊斯兰”的批评。¹ 它也以更精致的形式出现，就像在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3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的那篇《ISIS 到底要什么？》（“What ISIS Really Wants”）那样，这篇文章在一个月之内就成为该刊创办158年来读者数量最大的文章。²

然而，这种认为伊斯兰国之崛起首先反映了伊斯兰的某种病态的观点并无事实依据。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以此作为其政策基础，那么则只会进一步损害它们自己在中东的长期利益，同时毫无意义地给这个饱受外来势力摧残的地区雪上加霜。

显然，伊斯兰国是以高度宗教性的措辞来界定自己，从对《古兰经》、伊斯兰史和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法）的若干有真知灼见、也部分有争议的阐释中，锻造出其议程的。这些阐释植根于在逊尼派伊斯兰的萨拉菲派（*salafi*）那里已经完备的概念框架和话语模式。就伊斯兰国如何解释其行动和争取支持而言，像伍德那样的评论家是正确的：离开宗教就不可能理解这一运动。

但宗教只是伊斯兰国故事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在历史上，逊尼派的萨拉菲派活动家们并不暴力，甚至在其成为穆斯林世界重要行为体的几百年间，他们几乎也不是以坚定吉哈德分子（*jihadi*）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出现。那些如今成为暴力吉哈德分子的人，是直到最近才以此姿态示人，而且也只是为了回应特定的政治环境。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对逊尼派萨拉菲穆斯林，也许更宽泛地说，对逊尼派穆斯林而言，是什么变化迫使他们从一个相对非暴力的立场走向暴力武装斗争？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起点是，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伊斯兰国：即它是许多穆斯林对自冷战结束特别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多次军事干涉——包括对中东国家的重兵野蛮占领——的一种回应。我们也需要这样理解伊斯兰国：它是许多穆斯林对那些帮助美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剥削穆斯林世界以换取西方保护（以免受它们自己人民反对的挑战）、因而视之为非法的本地政府的反应。这是伊斯兰国突现的基本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伊斯兰国是政治上不满导致的应战性、可预期的产物，而不是宗教的产物。

伊斯兰国是政治上不满导致的应战性、可预期的产物，而不是宗教的产物。

1 “Fox’s Ablow: Obama Sees America as ‘Bigger Threat’ Than Terrorism,” (Fox News, *Outnumbered*, Feb. 17, 2015), Media Matters, Feb. 17, 2015, <http://mediamatters.org/video/2015/02/17/foxs-ablow-obama-sees-america-as-bigger-threat/202544>, 2015-04-21; Ivan Plis, “Obama Alone in Ignoring Roots of Islamist Terror,” *Daily Caller*, Feb. 17, 2015, <http://dailycaller.com/2015/02/17/obama-alone-in-ignoring-roots-of-islamist-terror/>, 2015-04-21; and “Fox & Friends: Obama Refuses to Identify Terrorism As Islamic to Avoid Dealing with It,” (Fox News, *Fox & Friends*, Feb. 18, 2015), Media Matters, Feb. 18, 2015, <http://mediamatters.org/embed/clips/2015/02/18/38662/fnc-ff-20150218-summit>, 2015-04-21.

2 Graeme Wood, “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 March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features/archive/2015/02/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 2015-04-21（中译参见格雷姆·伍德：《“伊斯兰国”到底想要什么？》，乔华莘译，http://www.guancha.cn/GraemeWood/2015_02_28_310507_s.shtml。——译注）。

泛泛地说，伊斯兰国的反（外国）占领议程与**基地组织**（*al-Qa'ida*）及其分支机构别无二致。伊斯兰国的方案也与**基地组织**一样，源自于同样的神学根基，并且也反映了针对自20世纪90年代（**基地组织**便始于此时¹）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强行干涉的同等绝望的愤怒。组织上说，伊斯兰国也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如今以伊斯兰国而闻名的那个运动，是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不久形成的，它的旗号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为反对美国占领而战。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伊斯兰国如今都已经超越**基地组织**，成为逊尼派反对其所谓勾结意图控制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列强的非法政府占领穆斯林土地的最强大的运动。

但是，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伊斯兰国如今都已经超越**基地组织**，成为逊尼派反对其所谓勾结意图控制穆斯林世界的西方列强的非法政府占领穆斯林土地的最强大的运动。伊斯兰国已经成功地通过使其议程在一些重要方面异于**基地组织**——特别是在政治上声称伊斯兰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宗教上合法的哈里发国（*caliphate*）²——而使它的前辈相形见绌。这一声明使伊斯兰国不仅仅是另一场反抗为西方列强服务的、无代表性的政府占领穆斯林土地的逊尼派**吉哈德**运动；它为逊尼派穆斯林界定了一个新的政治视域。

这一差异有助于说明伊斯兰国为什么能在名声、吸引力和在当地的影响力方面压倒**基地组织**的优势。伊斯兰国已经吸引了来自80多个国家、数以万计的战士和其他活动分子（也许超过了10万），他们不仅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也来自于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和移民社群。³今天，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领土加起来比英国还大，其领土居民超过6000万人。在穆斯林世界中，越来越多的逊尼派**吉哈德**组织宣布他们效忠于伊斯兰国，在某些地方，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等地，

1 一般认为**基地组织**建立于1988年。但其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 *Caliphate*（阿语 *khilafah*，区别于指人的 *caliph*, *khalifah*）一般有两个意思，（1）指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领袖，即哈里发的职位（尤其是在632年至1258年间）。（2）也引申为哈里发辖区，这也是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列出的两个词义。Brill 出版社出版的权威伊斯兰百科全书没有专门定义 *caliphate*，而大英百科全书把 *caliphate* 定义为包括穆斯林共同体及土地及在其统治下的人民的政教国家。新近出版的《普林斯顿伊斯兰政治思想百科全书》在词条《*Caliph, caliphate*》中强调“*Caliphate* 是一种 *caliph* 领导下的，伊斯兰的统治形式”。ISIS 声明发出后英国《卫报》刊载的《什么是 *caliphate*》一文则强调了 *caliphate* 的制度之维。综上所述，这里应该把 *caliphate* 理解为一种政体或政治形式。以往的译法如阿拉伯帝国、伊斯兰帝国虽抓住了这点，但帝国一词难免让人误解；而音译之哈里法（区别于哈里发），辨识度又有不足。故在这里我姑且把 *caliphate* 折中译为哈里发国。——译者注

3 相关的讨论可见 Daveed Gartenstein-Ross, “How Many Fighters Does the Islamic State Really Have?” *War on the Rocks*, Feb. 9, 2015, <http://warontherocks.com/2015/02/how-many-fighters-does-the-islamic-state-really-have/?singlepage=1>, 2015-04-21; Spencer Ackerman, “Foreign Jihadists Flocking to Iraq and Syria on ‘Unprecedented Scale’ –UN,” *Guardian*, Oct. 30,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30/foreign-jihadist-iraq-syria-unprecedented-un-isis>, 2015-04-21; and Gene Thorp and Swati Sharma, “Foreign Fighters Flow to Syria,” *Washington Post*, Jan. 27, 20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foreign-fighters-flow-to-syria/2015/01/27/7fa56b70-a631-11e4-a7c2-03d37af98440_graphic.html, 2015-04-21.

他们还声称建立了伊斯兰国的“省(wilāyāt)”。¹ 阿富汗官员说伊斯兰国正在阿富汗境内,包括其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建设越来越多的细胞组织。这个运动有一套高水平且明显有效的社交媒体策略;对社交媒体和其他指标的分析表明,它吸引了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兴趣和程度多样但都很显著的积极关注。²

尽管伊斯兰国自我建构的身份是理解它脱离基地组织阴影的关键,但单是身份还不能解释它为什么如此来势汹汹。要理解这点,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如何在极大程度上不仅激发了伊斯兰国的兴起,也使其崛起成为可能的。这一意识不仅在分析上是重要的,而且它还强调,要更加有效地应对伊斯兰国,美国需要改变它在中东的战略方针。最后,要理解伊斯兰国,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东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在鼓励、支持、促进逊尼派吉哈德好战分子在中东开展暴力计划上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国的使命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植根于一个严格的逊尼派,即伊斯兰的萨拉菲派,这个派别在历史上与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āb)相关,后者是18世纪阿拉伯半岛中心内志地区的一名宣教者、教法学家和宗教复兴主义者。阿拉伯语的萨拉夫(salaf)的意思是“祖先”,在宗教的语境中,它指的是as-salaf as-sālih(“虔诚的祖先”)——也就是说,指先知穆罕默德和前三代穆斯林。在同样的语境中,形容词萨拉菲(salafi)指的是以萨拉夫为

1 Jessica Stern and J.M. Berger, *ISIS: The State of Terro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p. 180-187; Aaron Zelin, “The Islamic State’s Model,” *Washington Post*, Jan. 28, 20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5/01/28/the-islamic-states-model/>, 2015-04-21.

2 “Istāqlā’ li-tahdīd mauqif is-saudiīn min ‘dā’ish” [Polls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Saudis on ‘Da’ish’], *Al Hayat*, July 21,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8/31/world/middleeast/isis-displaying-a-deft-command-of-varied-media.html](http://alhayat.com/Articles/3702918/%D8%A7%D8%B3%D8%AA%D8%B7%D9%84%D8%A7%D8%B9-%D9%84%D8%AA%D8%AD%D8%AF%D9%8A%D8%AF-%D9%85%D9%88%D9%82%D9%81-%D8%A7%D9%84%D8%B3%D8%B9%D9%88%D8%AF%D9%8A%D9%8A%D9%86-%D9%85%D9%86--%D8%AF%D8%A7%D8%B9%D8%B4--%D9%88%D8%A3%D8%B3%D8%B1-%D8%AA%D8%B1%D9%81%D8%B6-%D8%A7%D9%84%D8%AA%D8%B9%D8%A7%D8%B2%D9%8A-%D9%81%D9%8A-%D8%A3%D8%A8%D9%86%D8%A7%D8%A6%D9%87%D8%A7-%D8%A7%D9%84%D9%82%D8%AA%D9%84%D9%89,2015-04-21; Scott Shane and Ben Hubbard, “ISIS Displaying a Deft Command of Varied Media,” <i>New York Times</i>, Aug. 30, 2014, <a href=); 2015-04-21 Shiv Malik, “Support for ISIS Stronger in Arabic Social Media in Europe Than in Syria,” *Guardian*, Nov. 28, 2014, [New York Times, Mar. 5, 2015, \[321\]\(http://www.nytimes.com/2015/03/06/world/middleeast/isis-is-skilled-on-twitter-using-thousands-of-accounts-study-says.html,2015-04-21.</p>
</div>
<div data-bbox=\)](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nov/28/support-isis-stronger-arabic-social-media-europe-us-than-syria,2015-04-21; Shiv Malik, Mona Mahmood, Garry Blight, and Frances Perraudin, “Views of ISIS in Arabic Language Social Media and News Articles,” <i>Guardian</i>, Nov. 28, 2014, <a href=)

榜样来生活和组织社会的逊尼派穆斯林。¹

尽管萨拉菲这个词自公元9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伊斯兰的教义学和教法话语的一部分，但是，它通过瓦哈卜才在逊尼派世界中取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瓦哈卜与内志地区一个具有王朝野心的家族即沙特（as-Saud）家族结成同盟。² 面对一个他相信是因为宗教腐化才变得衰弱的伊斯兰世界，持根本萨拉菲信条的瓦哈卜谋求使他的穆斯林同胞回到萨拉夫的原始质朴的伊斯兰。这意味着清除一切在他看来有任何什尔克（*shirk*，以物配主、信仰多神）之嫌的穆斯林仪式，如对过去的穆斯林领袖和名人（包括先知家族成员）的崇拜。自称是穆斯林，却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包括什叶派穆斯林和许多逊尼派穆斯林——在瓦哈卜看来不仅是罪人；还应该被塔克菲尔（*takfir*³），即被宣告为异教徒（*infidels*），不再是乌玛（*umma*，即穆斯林共同体）的一员。更宽泛的意义上，瓦哈卜拒斥教义学、教法和礼拜方面的“创制”（*bid'a*⁴）。⁵

瓦哈卜关于政治的思考，是在经典的逊尼派哈里发继承（*khilāfa*，或继承）⁶的范式背景下进行的。乌玛的合法的领袖职位从先知穆罕默德向各代哈里发（*khalīfa*）或神选继承者传递。从11世纪到13世纪期间汇编的教法和政治理论中记载的早期实践来看，占多数的逊尼派认为，哈里发应该是一个出身古莱氏（先知穆罕默德的氏族）的、虔诚且心智有力的穆斯林，他在一定范围的领土内行使政治权威，实施伊斯兰法。一旦满足这些标准的哈里发出现，全乌玛的穆斯林都要给他“拜阿”（*bay'a*，“忠诚誓言、宣誓效忠”）；拒给哈里发“拜阿”或反对哈里发的人是“菲特纳”（*fitna*）——在乌玛内部煽动分裂。

按照这些标准看，到瓦哈卜的时代，真正的哈里发已经消失至少两个世纪了。从1517年起，哈里发国实际上就已经差不多和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是一回事了，而奥斯曼苏丹也同时声称自己是哈里发。但是，在更广泛的逊尼派世

1 英语的概述可见 Bernard Haykel, “On the Nature of Salafi Thought and Action,” in Roel Meijer, ed.,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Political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3-57; 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i: The Ideology and Influence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10; and Yasir Qadhi, “On Salafi Islam,” *Muslim Matters*, Apr. 22, 2014, <http://muslimmatters.org/2014/04/22/on-salafi-islam-dr-yasir-qadhi/>, 2015-04-21。

2 关于瓦哈卜的生平与事业，见 David Commins,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 London: I.B. Tauris, 2006, pp. vi-vii, 1, 7-12, 17-24。

3 *Takfir* 是 *kufr* 的动词形式，意为宣布谁为卡菲尔。卡菲尔（*kufr*）的意思原本是否信者、叛教者，后引申作为泛指异教徒。——译者注

4 也音译为“比达”。伊斯兰宗教术语，特指宗教信仰和实践中的非正统创新。——译者注

5 瓦哈卜的核心理念可见于他的 *kitab at-tawhid* 《论真主的独一性》。该书的英译可看 *Kitab at-Tauhid*, www.islambasics.org, http://www.islamicbulletin.org/free_downloads/new_muslim/kitab_at_tawheed.pdf; 用英语做的一个总结可见 Commins,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 pp. 12-17, 24-26。

6 这里取的是原意，即历史中的哈里发职位的继承。——译者注

界中，大部分萨拉菲派学者，包括18世纪的瓦哈卜，都不承认奥斯曼哈里发的合法性¹（奥斯曼家族不是古莱氏，也没有全面实施伊斯兰法。奥斯曼家族对此提出的辩护是，有的伊斯兰教法学者不强调哈里发必须是古莱氏人。但持这种观点的教法学者只是少数）。

在瓦哈卜的时代之前直到今天，萨拉菲派以不同方式应对合法哈里发国的缺席。一些被描述为“寂静派（quietist）”或“净化派（purist）”的萨拉菲派人士回避大多数形式的政治介入，这要么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介入本身就是菲特纳，要么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改革穆斯林理解和实践其信仰的方式，认为那是建立一个在宗教上合法的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另一些人则认为挑战统治者在宗教上有问题的政策或者更激进地挑战不依沙里亚治国的统治者的合法性，是宗教义务——也许，甚至还是吉哈德强制性义务的一部分。²

瓦哈卜本人的政治思考与介入在大方向上是相对激进主义的，但也包括一些更趋寂静主义的面向。在18世纪中期，他与沙特家族（*as-Saud*）结成伙伴关系。根据合作条款，沙特家族承诺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忠信地实施沙里亚，并推行真正的伊斯兰（按瓦哈卜定义的伊斯兰）。作为回报，瓦哈卜为沙特夺取奥斯曼在阿拉伯半岛统治权的斗争提供宗教合法性；在沙特家族扩大其对半岛的控制范围的同时，瓦哈卜证实其统治的合法性。自那时起，这种“瓦哈比（Wahhabi）”辩护就一直被用来使沙特家族尽力扩展其对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合法化。³当然，沙特的统治者们也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哈里发（其诸多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并非古莱氏部落）。尽管如此，在真正的哈里发国缺席的情况下，沙特的萨拉菲派支持者们把他们的事业当作现代世界唯一真实的、奉《古兰经》为宪法的伊斯兰国来辩护；沙特的拥护者们坚持认为，反对这样一个国家，就是一种菲特纳。

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在历史上是第三个沙特王国。自其于1932年建立以来，沙特家族就一直在沙特国内和整个穆斯林世界推广“瓦哈比”版本的萨拉菲派伊斯兰。他们以此作为管控国内异见者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外交政策工

1 Madawi al-Rasheed, "The Wahhabis and the Ottoman Caliphate: The Memory of Historical Antagonism," in Madawi al-Rasheed, Carool Kersten, and Marat Shterin, eds., *Demystifying the Caliphat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7-118, 121 and Hakan Karateke, "Legitimizing the Ottoman Sultanate: A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Analysis," in Hakan Karateke and Maurus Reinkowski, eds., *Legitimizing the Order: The Ottoman Rhetoric of State Power*, Leiden: Brill, 2005, pp. 23-32.

2 Haykel, "On the Nature of Salafi Thought and Action" and Qadhi, "On Salafi Islam."

3 Commins,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 pp. 41-129; 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2-58; David Commins, "From Wahhabi to Salafi" in Bernard Haykel, Thomas Hegghammer, and Stéphane Lacroix, eds., *Saudi Arabia in Transition: Insights on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51-155.

具。¹ 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其他更有创造潜能的萨拉菲派思想样式边缘化了。

今天，撇开寂静主义不说，瓦哈比主义在政治事务方面主要的替代选择是比瓦哈比“更加强硬的”那些萨拉菲思潮，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潮吸收了瓦哈卜用来反对奥斯曼帝国政权的那些论点，将其应用于当代环境，并通过批判沙特阿拉伯的内政外交政策来进一步强化，以建构起同时在

这两大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恢复合法的哈里发国上，以此作为它们的最终目标。

教法、教义和政治上拒斥沙特国家宗教合法性的理由。² 基于这些前提，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对沙特君主施行塔克菲尔，即宣告沙特王室为叛教者。然而，它们在形成阶段都接受过沙特的重大支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至今也继续受到王国内部的支持。如今，这两大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恢复合法的哈里发国上，以此作为它们的最终目标。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与伊斯兰国的身份认同

奥萨玛·本·拉登的事业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的轨迹。出身沙特阿拉伯最富有、最有政治关系的家庭之一的本·拉登，在年轻时深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在沙特和逊尼派世界声名显赫的激进萨拉菲派思想家的影响。他起初所拥抱的吉哈德，是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合伙的一项工程：武装、资助和训练逊尼派斗士，以便抵抗1979年苏联开始的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尽管本·拉登家族与沙特家族关系密切并公开结盟，但是，在沙特王室同意美国在王国部署近70万军队以回应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本·拉登还是大为惊骇。当沙特王室在伊拉克军队被逐出科威特后，还允许数万美军继续留驻阿拉伯半岛时，他便与沙特家族决裂了。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本·拉登提出了他反对沙特君主的理由：由于未能保卫王国、与卡菲尔（*kuffār*，否信者，不信道的人）合作乃至联手对抗其他穆斯林，以及放弃了统治者的宗教义务等，沙特家族已经失去了其统治的宗教合法性；穆斯林有义务推翻他们。在本·拉登和他先前的资助者翻脸并创建基地组织后，他

1 Gilles Kepel,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trans. by Anthony Rober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6, 50-52, 64, 68-80, 136-150; Commins,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 pp. 130-154; and Commins, "From Wahhabi to Salafi," pp. 155-165.

2 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New York: Palgrave, 1999; Kepel, *Jihad*, pp. 205-236; Stéphane Lacroix and Thomas Hegghammer,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Who Are the Islamist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iddle East Report, No. 31, Sept. 21, 2004; Commins,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 pp. 155-204;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pp. 59-263; Stéphane Lacroix, *Awakening Islam: Religious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and Saud Al-Sarhan, "The Struggle for Authority: The Shaykhs of Jihadi-Salafism in Saudi Arabia, 1997-2003," in Haykel, Hegghammer, and Lacroix, *Saudi Arabia in Transition*, pp. 181-206.

和他的追随者马上就把他们正在进行的、反对占领穆斯林土地的美国和当地叛教通敌者的吉哈德，看作是为最终恢复哈里发国的目标创造条件。¹ 然而，他们并不预期在其有生之年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在领导一场本质上是地下的、与领土无关的行动中，本·拉登从来不曾自诩为哈里发。他和沙特家族一样，不是古莱氏人。

尽管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大体遵循同一轨道，但它却在恢复哈里发国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立场。如前所述，伊斯兰国脱胎于基地组织。更确切地说，这个现在以伊斯兰国而闻名的运动，前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不久建立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由约旦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z-Zarqawi）领导。扎卡维是造就了本·拉登的那同一场阿富汗吉哈德中的老兵，也是影响很大的约旦萨拉菲派教职人员和学者谢赫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Shaykh Abu Muhammad al-Maqdisi）的非正式学生。扎卡维给这个初生的运动引入了不少新策略，其中包括劫持人质，以及为了回应对手的某些挑衅而处决人质，比如实施斩首等。² 2006年扎卡维死于美军之手，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一度改装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但依然属于基地组织大“家族”的成员。但是，随着伊斯兰国现任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崛起，这一点开始发生变化。

巴格达迪原名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拉伊（Awad Ibrahim Ali al-Badri as-Sammarai），1971年出生于伊拉克的萨马拉。他曾在巴格达伊斯兰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义学、历史和诗歌，最终获得教法学博士学位。萨达姆·侯赛因当政期间，巴格达迪就以逊尼派宣教者的身份活跃于巴格达和伊拉克迪亚拉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他参加了逊尼派的反美暴动。2005年至2009年期间他被美军监禁。2010年，巴格达迪成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正是伊斯兰国的前身。³ 2011年叙利亚冲突爆发时，当时仍与基地组

1 关于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的政治陈述，参见 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 eds., *Al Qaeda in Its Own Words*, trans. Pascale Ghazaleh, Cambridge: Belknap, 2010, pp. 41-77, 171-234。相关的讨论参见 Kepel, *Jihad*, pp. 299-322; Gilles Kepel,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Kepel and Milelli, *Al Qaeda in Its Own Words*, pp. 1-8; Omar Sarghi, “Introduction: Osama bin Laden, The Iconic Orator” in Kepel and Milelli, *op. cit.*, pp. 11-40; and Stéphane Lacroix, “Introduction: Ayman Al-Zawahiri, Veteran of Jihad,” in Kepel and Milelli, *op. cit.*, pp. 147-170。

2 关于扎卡维的背景和事业，参见 Stern and Berger, *ISIS*, pp. 13-25; Michael Weiss and Hassan Hassan, *ISIS: Inside the Army of Terror*, New York: Regan, 2015, pp. 2-17, 20-49, 57-60; and Jean-Pierre Milelli, “Introduction: Abu Musab Al-Zarqawi, Jihad in ‘Mesopotamia’,” in Kepel and Milelli, *Al Qaeda in Its Own Words*, pp. 237-250。

3 Martin Chulov, “Abu Bakr al-Baghdadi emerges from shadows to rally Islamist followers,” *Guardian*, July 6,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06/abu-bakr-al-baghdadi-isis>, 2015-04-21; Patrick Cockburn, *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2014, pp. 43-45; Stern and Berger, *ISIS*, pp. 33-37; Weiss and Hassan, *ISIS*, pp. 116-120; and Ali Hashem, “The Many Names of Abu Bakr al-Baghdadi,” *Al-Monitor*, March 23, 2015, <http://linkis.com/www.al-monitor.com/p/ZXNTU>, 2015-04-21。

织有联系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协助成立了基地组织的另一个分支机构，即努斯拉阵线（*Jabhat an-Nusra*），以打击阿萨德政府。在奥萨玛·本·拉登于2011年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后，巴格达迪和他的同伙们依然没有公开挑战本·拉登的继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z-Zawahiri）领导下的基地组织“核心”领导权。

不过，2013年，伊拉克伊斯兰国把它的名字改成了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ISIS），或根据翻译的不同，称为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同时，巴格达迪宣布他将继续统领努斯拉阵线。而更为惊人的是，他宣布自己高于基地组织。这导致了以巴格达迪的运动为一方，与以努斯拉阵线和基地组织为另一方的持续至今的分歧。2014年6月 ISIS/ISIL 占领摩苏尔之后，它又再次更名，改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为巴格达迪（他是古莱氏人）在7月自称为哈里发奠定了基础。

2014年7月5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大清真寺的一次布道中公开声称自己是哈里发。伊斯兰国的拥护者们认为他是数世纪以来第一位真正的哈里发。¹ 为证明巴格达迪哈里发身份的正当性，伊斯兰国开始强调其议程的领土和行政面向。在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领土，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部分地区，被组织为省（前述 *wilāyat* 结构）。各省均以一**瓦里**（*wali*²）为首，分为若干个区，各区由一**埃米尔**（*amīr*³）督管。一些埃米尔是当地人，而另一些埃米尔则由伊斯兰国中央领导派遣；本地出生的埃米尔往往也有中央委派的副手。

行政上，伊斯兰国的哈里发受**舒拉**（*shura*，协商、咨询）委员会辅佐，该运动的高层人士通过舒拉委员会就国家问题向哈里发提出建议。教法委员会（沙利亚委员会）则负责评估行政决定与行动，以确保其符合伊斯兰法。伊斯兰国的官僚机构分为民事与军事/安全两翼，各有若干委员会（实际上是部委）负责提供资金和媒体支持。民事机构体现在省级委员会中，负责现代国家的国内功能，包括在哈里发国、各省和地区三级层面上提供从营运法院、医院、电网和学校，到签发违章停车罚单和产权登记与交易等服务。西方媒体经常报道其通讯员描述的、伊斯兰国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方面遭遇的困难，强调这些不足损害了该运动自称为伊斯兰国的声明。⁴ 然而，迄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内，当地民众明确反对它。

1 相关的视频参见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webtv/reports/2014/07/07/ISIS-Abu-Bakr-al-Baghdidi-first-Friday-sermon-as-so-called-Caliph-.html> 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ORW63ioY0>（含英文字幕）。

2 *wali* 原意为“近主者”，在行政语境中指地方统治者，这里作者英译为总督（governor）。——译者注

3 *amir* 意为“受命者，掌权者”，一般意即长官，这里作者英译为王公（prince）。——译者注

4 例如，Liz Sly, “The Islamic State Is Failing at Being a State,” *Washington Post*, Dec. 25,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the-islamic-state-is-failing-at-being-a-state/2014/12/24/bfbf8962-8092-11e4-b936-f3afab0155a7_story.html, 2015-04-21。

这个运动的军事/安全部门体现为一个军事委员会和一个安全与情报委员会。事实证明，它在选择其目标、确定袭击目标的最佳时机方面，持谨慎的机会主义态度。伊斯兰国对暴力的使用，特别是像网络流传的那样对人质的暴力，引发了全世界惊恐的反应。但即使在这方面，它也表现出一个小心算计的策略逻辑。在2013年初，伊斯兰国开始绑架美国记者，但在美军于2014年8月开始袭击它之前，它并没有处死任何一个美国记者人质。在美军进攻当月，当它旗下战士即臭名昭著的“圣战约翰”（jihadi John）斩首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的视频在全世界广泛流传时，伊斯兰国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轰炸，它将处决另一个人质史蒂文·索特罗夫（Steven Sotloff）。空袭没有停止；于是在2014年9月初，该组织兑现承诺，又一次在全世界观众面前砍了索特罗夫的头。同样，2015年1月，伊斯兰国要求日本为后藤健二（一名被劫为人质的日本记者）支付两亿美元赎金。赎金的数目正好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月早些时候承诺资助美军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的资金数目相等。在东京拒绝支付赎金后，后藤也被斩首了。

美国的政策与伊斯兰国的崛起

在发起行动反对他们所谓的外国占领者以及占领者实际上强加于人的本地非法政府的时候，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类的运动为了争取政治支持，就必须对准那些被当地大部分人如此看待的行动体。最近几十年来，好战的萨拉菲派吉哈德主义，以及更具体而言，伊斯兰国的崛起，一直深刻而广泛地受到美国对中东政策几个核心要素的影响。

当然，华盛顿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王国在武装、资助和训练该区域的逊尼派好战分子上的一再合作，对萨拉菲派武装分子，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美国的类似政策可以回溯到吉米·卡特总统1979年7月的命令：支持该区域的暴力逊尼派吉哈德分子，即后来所谓的穆加西丁（*mujāhidīn*，圣战者），以便让莫斯科进入像美国越战困境那样漫长的、战略上消耗巨大的占领。当苏军最终于1989年撤出阿富汗之后，20世纪90年代¹一些圣战者在本·拉登的领导下变身为基地组织，一些则变成了阿富汗塔利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前所述，基地组织又成了伊斯兰国的温床。

从穆加西丁到基地组织再到伊斯兰国的转变，是由美国中东战略的另外三个方面所驱动的。首先，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在阿拉伯半岛部署了

最近几十年来，好战的萨拉菲派吉哈德主义，以及更具体而言，伊斯兰国的崛起，一直深刻而广泛地受到美国对中东政策几个核心要素的影响。

1 这是本文作者的观点。一般认为基地组织成立于1988年。——译者注

数十万军力，当1991年伊拉克军队被赶出科威特后，美国军队仍有很大一部分驻留当地。正如先前已经指出的那样，正是美国领导的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联盟，使得本·拉登转而反对沙特王国。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军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无期限驻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没有明做过的事情，同时也见证了穆斯林世界逐渐形成的一种普遍观念：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占领国。这些看法在20世纪90年代滋养了基地组织的组织成长，并最终激发了“9·11”袭击。¹

继而，“9·11”又打开了美国自命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大门。全球反恐战争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目的合法性的认知，在穆斯林世界激发了聚焦于抵抗美国的侵略、占领和政治操控的叙事和议程。在这个语境中，美国政策的第二个要素，即2003年入侵并占领伊拉克，直接促成了伊斯兰国的兴起。

表面上，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后“9·11”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但却摧毁了伊拉克的国家，并使构成伊拉克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群得以在政治上取代先前占主导地位的伊拉克逊尼派。于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其他逊尼派盟友旋即开始帮助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残部和伊拉克的逊尼派部落集团，准备通过暴力来实现他们的要求，即要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继续掌控同其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他们用沙特资助、在阿富汗、波斯尼亚、车臣和其他地方的从事过圣战的外国老兵，来强化这些本土的伊拉克军队。这些老兵中，有许多人和约旦人扎卡维初创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斯兰国的组织前身）有联系。到2003年夏天，这个由前伊拉克士兵、逊尼派部落战士和沙特资助的外国圣战士组成的联盟，发动了反对美国领导的占领军和新生的后萨达姆政权的反叛，并迅速发展壮大。

华盛顿接下来的政策使问题更趋严重：它在2007—2008年的“增兵”中武装和训练8.5万名美国官员所谓的“温和的”伊拉克逊尼派“部落民”。这次增兵在短期内提供了足够的逊尼派战士，使美国指挥官和政客得以声称他们的“战略”正在降低伊拉克的暴力程度和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² 但它也给了伊拉克的

1 Robert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p. 109-125.

2 Robert Pape and James Feldman, *Cutting the Fuse: The Explosion of Global Suicide Terrorism and How to Stop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32-34, 98-102; “US-Iraq: Surge Exposing Political Tensions,” IPS, Feb. 14, 2008, <http://www.ipsnews.net/2008/02/us-iraq-surge-exposing-political-tensions/>, 2015-04-21; Ali al-Fadhily and Dahr Jamail, “Iraq: In Tatters Beneath a Surge of Claims,” IPS, Feb. 22, 2008, <http://www.ipsnews.net/2008/02/iraq-in-tatters-beneath-a-surge-of-claims/>, 2015-04-21; Daniel Bolger, “The Truth About the Wars,” *New York Times*, Nov. 10,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11/11/opinion/the-truth-about-the-wars-in-iraq-and-afghanistan.html>, 2015-04-21; Daniel Bolger, *Why We Lost: A General's Inside Account of the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pp. 251-257; and Liz Sly, “The Hidden Hand Behind the Islamic State Militants? Saddam Hussein’s,” *Washington Post*, Apr. 4, 20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the-hidden-hand-behind-the-islamic-state-militants-saddam-husseins/2015/04/04/aa97676c-cc32-11e4-8730-4f473416e759_story.html, 2015-04-21.

逊尼派和它们的海外逊尼派盟友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使得他们在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后，能够用来袭击注定由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和库尔德党派主导的伊拉克中央政府。越来越多曾参与那次增兵的美国军官，包括一些将军，现在也承认，美军在伊拉克训练的许多逊尼派战士后来与伊斯兰国联手。¹

美国促成伊斯兰国崛起的第三个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春季做出的决定：支持愿意与华盛顿合作的逊尼派武装力量，以便推翻利比亚和叙利亚现政府。这些军事运动在这两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适得其反的后果。它们还吸引了更大一波激进外国战士浪潮，这些外国战士包括在叙利亚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暴动的老兵。他们在两个国家的军事行动使他们得到为未来战斗磨练技能的机会。美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支持实质上使这些战士更容易获得武器、装备和资金。在此物质激励外，美国支持的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运动，也给了伊拉克伊斯兰国（自2010年起便由巴格达迪领导）以政治和领土的空间，正是在此空间中，伊拉克伊斯兰国最终变成了伊斯兰国。²

理解美国的政策是如何促成伊斯兰国兴起的，将让人们深思，当前美国的战略最终将如何使伊斯兰国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弱小。它还将凸显这样的风险：与此战略意图联系过密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会使自身成为更加吸引吉哈德暴力的目标。

宽泛地说，美国当前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由三大要素组成：（1）联盟（主要是美国）空袭，以在近期内遏制伊斯兰国的领土扩张并削弱其军事能力；（2）发展伊拉克的军事能力，以在中期内与伊斯兰国展开地面战争；（3）长期而言，寄希望于在伊拉克培育一个对逊尼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秩序，在叙利亚培养一个强大但“温和”的反阿萨德的反对派。可以说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确实有助于遏制伊斯兰国的军事能力。一些分析者也提出，外部军事压力正在削弱伊斯

美国当前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由三大要素组成：（1）联盟（主要是美国）空袭，以在近期内遏制伊斯兰国的领土扩张并削弱其军事能力；（2）发展伊拉克的军事能力，以在中期内与伊斯兰国展开地面战争；（3）长期而言，寄希望于在伊拉克培育一个对逊尼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秩序，在叙利亚培养一个强大但“温和”的反阿萨德的反对派。

1 参见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America's Middle East Delus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15,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middle-east-delusions-10672?page=show> 和该网页的相关链接。

2 *Ibid.*; Cockburn,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pp. 4-9, 35-37, 69-95; and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A Middle East Tragedy: Obama's Syria-Policy Disast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30, 2014,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middle-east-tragedy-obamas-syria-policy-disaster-10565?page=show>, 2015-04-21.

兰国军队和政治机器的内聚力。¹ 但即便如此，伊斯兰国依然保持它在2014年夏天美军领导的空袭开始时就已夺占的绝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尽管五角大楼声称在空袭中已有6000名伊斯兰国战士被击毙，但是，从事与美国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增强了伊斯兰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吸引力，这方面的证据是，数万名新战士加入并壮大了该运动的各个等级。²

与此相似，美国领导的增强伊拉克军事打击能力以便最终从伊斯兰国那里夺回领土的努力，进展缓慢。实际上，事实证明伊朗在这方面比美国更有效。当然，从伊斯兰国那里夺回领土，可以动摇其自称为新哈里发国的声明的可信度，进而大大削弱它的吸引力。但是为此而进行的任何努力，也可能适得其反。如果美国采取打击伊斯兰国的地面行动，那么就可能被看作是它在领导一场针对穆斯林的军事行动，进而会有利于伊斯兰国的招募。就像美国领导的空袭已经事与愿违地促使数万人加入伊斯兰国那样。

至于美国战略进路更加长期的、更加“政治的”方面，几乎仍然完全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难以逆转地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实际情况相悖。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人口与政治现实，严重限制了任何一位伊拉克首相在吸引逊尼派与中央政府合作、争取让伊拉克的逊尼派离开伊斯兰国方面的能力。就算2014年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取代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成为总理，也没有改变这些基本的限定。在叙利亚，不仅政府的立场正变得越来越强硬；而且，非圣战力量（即所谓“温和的反对派”）在政府与反阿萨德的反对派人士之间的斗争中已经无关紧要。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斗争，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和两大吉哈德运动之间的斗争，这两大吉哈德运动就是努斯拉阵线与伊斯兰国。

所有这一切表明，除非美国开始探索一种真正区域性的反伊斯兰国战略，即包括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和伊朗作为重要伙伴在内的战略。否则，美国的政策都将有助于而非削弱伊斯兰国而告终。但追求真正区域性的战略，将要求美国彻底地从根本上修正它对中东的总体进路。更具体地说，华盛顿需要放弃它长期坚持但却无效的支配中东的图谋，相反，通过认真同所有重要的地区玩家进行严肃认真的外交接触，来培养一种相当稳定的均势，确保地区主要国家制衡彼此的鲁莽冲动。³ 不幸的是，鲜有证据表明，华盛顿正坚定地把美国的中东政策转到

1 Liz Sly, "Islamic State Appears to Be Fraying from Within,"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20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the-islamic-state-is-fraying-from-within/2015/03/08/0003a2e0-c276-11e4-a188-8e4971d37a8d_story.html, 2015-04-21.

2 Barbara Starr, "U.S. Officials Say 6,000 ISIS Fighters Killed in Battles," CNN, Jan. 22, 2015, <http://www.cnn.com/2015/01/22/politics/us-officials-say-6000-isis-fighters-killed-in-battles/>, 2015-04-21.

3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Reality Check: America Needs Ir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 7, 2015,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eality-check-america-needs-iran-12561?page=show>, 2015-04-21.

这个方向。

伊斯兰国与地区均衡的需要

战略上说，最终我们必须这样评估伊斯兰国的崛起：它既是中东变化中地区动力学的一个反映，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伊斯兰国的崛起极大地释放了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特别是逊尼派阿拉伯世界）中逐渐展开的政治危机。

民调数据和选举结果显示，只要中东人民有机会以一种合理公开的方式投票，绝大多数中东穆斯林希望以参与式伊斯兰主义作为其政治未来，同时希望他们的政府致力于外交独立。然而，唯一成功运转的参与式伊斯兰主义秩序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个以什叶派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它把参与式政治和选举，同伊斯兰治理的原则与制度结合在一起。逊尼派穆斯林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能建立起任何可与参与式伊斯兰主义模型相提并论的秩序。

在历史上，为这种模型提供过最有希望的平台的逊尼派运动，是穆斯林兄弟会，它源自于埃及，在其他国家也有分支。但是，在阿拉伯觉醒的语境中，穆斯林兄弟会的瓦解——兼——镇压——这集中体现在2013年7月埃及民选穆兄会政府的失败/倒台中——已经削弱了兄弟会“模式”作为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政治指南（的效力）。这反过来为介入政治的萨拉菲派留下了空间。这些萨拉菲力量要么是沙特/瓦哈比的变种，要么则是以吉哈德分子、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形式出现。即便事实证明伊斯兰国不如笔者先前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持久，在切实可行的、逊尼派参与式伊斯兰主义政治模型出现之前，它宣称的哈里发国将一直是逊尼派世界最富吸引力的政治方案。

这又指向美国另一项促成伊斯兰国崛起的政策：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2月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下台后，拒绝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接洽，两年半后，它又默许了沙特和阿联酋支持的那场推翻埃及民选穆兄会政府的政变。¹ 如果2013年埃及没有发生那场政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伊斯兰国也不会2014年如此迅速地登上地区舞台。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事态也凸显沙特阿拉伯的地区政策（尤其是它对阿拉伯觉醒的回应），在创造有利于伊斯兰国崛起的条件方面的重要作用。自2011年初起，利雅得就在其他逊尼派国家的合作下，领导了一场反革命（counter-

伊斯兰国的崛起极大地释放了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特别是逊尼派阿拉伯世界）中逐渐展开的政治危机。

1 Esam al-Amin, "In Egypt, the Military Is Supreme," *Counterpunch*, July 5-7, 2013,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3/07/05/in-egypt-the-military-is-supreme/>, 2015-04-21; Paul Gottinger, "The Coup in Egypt: A Conversation with Abdullah Al-Arian," *Counterpunch*, July 12-14, 2013,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3/07/12/the-coup-in-egypt/>, 2015-04-21.

revolution), 旨在遏制逊尼派阿拉伯社会中参与式伊斯兰主义政体。¹ 这场反革命是通过多个渠道来进行的。鼓励、协力、资助埃及的政变是其一。其二是公开的军事干涉。世界在2011年见证了沙特军队开进巴林, 帮助镇压对逊尼派哈里发王室统治不满的什叶派多数民众。2015年, 世界再次见证, 沙特领导的逊尼派国家联盟在也门发起军事行动, 它表面上是反胡赛叛军, 但实际上却是封杀当地更具代议性的政治结构。

可以说, 沙特的反革命措施中, 最危险的渠道是, 利雅得持续支持暴力吉哈德力量, 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加大了力度。沙特阿拉伯做这一切, 都得到来自奥巴马政府的政治、情报与后勤支持, 包括迅速增加的军售。尽管沙特王国号称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 但它迄今没有解脱其与逊尼派武装分子的纽带。2015年3月, 美国和P5+1的其他国家与伊朗合作, 试图发布一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以指导核谈判并达成核协议时, 沙特阿拉伯却鼓动叙利亚的努斯拉阵线攻占了伊德利卜(Idlib); 而在2015年4月, 沙特领导的在也门的军事行动, 使基地组织在当地获得大片领土。² 在美国重新调整它与沙特阿拉伯的同盟之前, 伊斯兰国, 或其他类似的存在, 将依然是中东一个强大的、有破坏潜力的力量。

(王立秋 译; 钱雪梅 校)

1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Saudi Counter-Revolution," *Race for Iran*, Apr. 16, 2011, <http://www.raceforiran.com/the-arab-spring-and-the-saudi-counter-revolution>, 2015-04-21; Gregory Gause, "Is Saudi Arabia Really Counter-revolutionary?" *Foreign Policy*, Aug. 9, 20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08/09/is-saudi-arabia-really-counter-revolutionary/>, 2015-04-21;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Race With Iran: Is Saudi Arabia Really 'Counter-Revolutionary' or Simply Out to Shape the Middle East's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Kingdom's Favor?" *Race for Iran*, Aug. 11, 2011, <http://www.raceforiran.com/the-race-with-iran-is-saudi-strategy-%E2%80%9Ccounter-revolutionary%E2%80%9D-or-simply-out-to-shape-the-middle-east%E2%80%99s-balance-of-power-in-the-kingdom%E2%80%99s-favor>, 2015-04-21; and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The Arab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 29, 201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sep/29/arab-counterrevolution/>, 2015-04-21.

2 David Kirkpatrick, "As U.S. and Iran Seek Nuclear Deal, Saudi Arabia Makes Its Own Moves,"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3/31/world/middleeast/saudis-make-own-moves-as-us-and-iran-talk.html?_r=1, 2015-04-21; Saeed Al-Batati and Kareem Faheem, "Affiliate of Al Qaeda Seizes Major Yemeni City, Driving Out Military," *New York Times*, Apr. 3,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4/04/world/middleeast/al-qaeda-al-mukalla-yemen.html>, 2015-04-21.